

溝通與參與

經過四個月的陰霾風雨，牙醫界內的兩大團體，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華牙醫學會，終於不約而同的駛出了暴風圈。

恭賀全聯會高資彬理事長及中華牙醫學會蔡吉政理事長就任。全體牙醫界同仁莫不昂首盼望兩位長者能帶領國內牙醫界走入新的時代。

回首四個月來的人事紛爭，拋開名利之外，我們觀察到，今天牙醫界正在逐漸地揚棄過去的傳統，而欲重建新的秩序，儘管目前秩序並未建立。此種轉變，會帶給牙醫界怎麼樣的未來，並未可知，而關鍵顯然在於全聯會及中華牙醫學會兩者之間如何的相互協調與重整。

傳統以來，中華醫學會的理監事們，均由各院校的教授師長們担綱，因此一直被視為牙醫界內最高的學術團體，倍受尊崇。政府有關單位每當決定牙醫相關事務之際，亦必徵詢其意見，雖然中華牙醫學會並不具官方色彩，純粹是個自由參加的學術團體。然而長久以來，強調學術，注重院校的結果，往往忽略了大多數位居第一線開業牙醫師們的須求，使得牙醫政策的決定常與大多數牙醫師的需求相背，而每每引起相當程度的反彈，使得中華牙醫學會成為不少牙醫師既敬却又不愛的團體。

再觀全聯會，儘管就法而言，是代表牙醫界

大家談 ●

從外籍女傭到菲籍牙醫談 台灣牙醫界的勞資問題

石公燦

「華視新聞廣場」還算是一個稍有看頭的電視節目，其辯論的題材雖然刻意避開政治敏感問題，但其所包括的範圍還算相當能反應時事。記得有一次辯論的主題是「外籍女傭合法化」，代表正方的是一名女律師與一名國民黨籍的女立委（廢話，民進黨籍的上得了節目嗎？），她們所堅持的立場是：一、雖然外籍女傭的待遇不如本地女傭，但是比起她們在故鄉的收入已經好多了。（這也算是做善事積陰德吧？）二、有她們代勞比較不花腦力的家庭雜務，可使女主人有較多的時間服務社會或從事親子活動（例如家庭衛生麻將），對社會貢獻不小，何樂而不為？

有一個問題，實在是很想問問這兩位女強人——如果外籍女傭的待遇和本地女傭一樣，妳們還贊不贊成？

記得在美期間認識的一些留學生，很多人為了

生活必需打工，因為沒有居留權無法加入工會，權益沒有保障，這些碩士 to be 或是博士 to be 的工資常比不上一個老美高中生臨時工（當然是碰到不良僱主才會如此的），幾個「老台」碰面有時不免自歎命薄高唱「黃奴血淚史」。當然不良僱主也會說：你在台灣臨時工的收入會有這麼多嗎？沒想到幾年來國內經濟起飛後，國人算是「媳婦熬成婆」了，於是乎如法泡製地以同樣手法來對待鄰國勞工。以國內人道主義氣氛相當稀薄的社會環境，會有人想立法來保護外籍勞工的權益嗎？

沈寂了兩、三年的菲籍牙醫問題在媒體的報導下，最近似乎又稍見沸騰，炒冷飯實非本人所願為的，只是很小心地，想再一次問一問替菲律賓牙醫教育水準辯護的本國牙醫老閥們——你們聘用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菲律賓的牙醫水準呢？或是想以較低的待遇來打壓本地年輕牙醫的行情呢？

的最高單位也是最正式的團體，然而傳統以開業醫師的組合，在面臨各種不同觀念與利益的壓力衝突下，體質結構一直欠佳，缺乏具體方針與長遠目標，每當政府有關單位與之相談決策之際，總無下文。因此，雖然全聯會的代表們總是宣稱代表牙醫界，但也總是受不到重視。她有時確實代表了牙醫界——代表了牙醫界的一個亂象。

現在，事情似乎有了轉變。幾個月來的選舉風波，傳統由協調就當選的局面被打破，顯示大家開始關切這兩個團體的存在，也正視到應該改變兩者之間的體質與結構。我們期望這種轉變是好的。

其實，牙醫界只是個數千人組合的小團體，套句現代術語來說，是個弱勢團體，大家的利益與共。之所以還有如此多的紛爭，乃在於觀念與立場的欠缺溝通。牙醫學會的理監事們，長久從事教育工作，對於事務的觀點，總著眼於理想與恒久的基礎，對開業牙醫師而言，總覺高調而緩

不濟急。而開業牙醫師，每天面臨各方的競爭及生存的壓力，對事情的要求總是要立竿見影，因此，表現於全聯會的往往令人有急功近利之感。兩者之間欠缺溝通，便常使得牙醫界內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不僅分散了牙醫界的力量，也遲緩了牙醫界前進的脚步。其實大家都是牙醫界的一分子，也都想要牙醫界好。

為了牙醫界的未來，我們期望在這一次的動盪之後，牙醫學會與全聯會之間能儘快建立溝通的管道。不要因團體而分彼此，應該要用專長來分配任務。我們更期望長久的未來，學有專精的開業醫師能加入牙醫學會，使牙醫學會在學術及教育的發揮能更適切，而各院校的師長們，也能進入全聯會，充實全聯會的力量，使其逐漸擁有表現其法定地位的能力。我們深信，兩者之間不應相互對立，而是應該相輔相成。這一次的選舉風潮，固然帶給了牙醫界相當程度的痛苦，然而經歷之後，期望牙醫界能走向更好的未來。

● 大家談

近年來，牙醫診所的企業化管理逐漸形成了熱門話題，不但在私下聚會中談起，甚至成為繼續教育的課程之一。我們毋寧相信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經由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可使牙醫人才作更有效率的運用，避免牙醫資源的浪費，年輕牙醫師在新醫療法規規定必須有兩年服務資歷的現況下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也因此而有更多學習與進修的機會。但是來自一些有心推動這種新局面的牙醫老闆或辯才無礙的企管專家們的牢騷，他們最大的困擾似乎是受雇的牙醫師流動性甚大，好不容易訓練完成的牙醫師，不旋踵就掛冠求去，診所老是由一些生手在營運。這種怪現象到底是因何而起呢？或許公會的理、監事或各種牙醫團體的代表都是「資方」出任，所以我們常聽到的是年輕人多麼不敬業，多麼想一步登天，多麼不體諒老闆經營診所的困難等；很奇怪的是，「勞方」竟然也一致暗啞，從未想透過任何管道吐露一下他們的苦衷（至少牙橋從未接到這一方面的稿件）？難道這些人真的是Guilty的嗎？

如今報章再一次揭露了菲籍牙醫的問題，筆者絕不相信聘用他們的老闆給的待遇會跟本地牙醫是一樣的，也不相信這些牙醫老闆不知道這樣做是不合法的，更不相信他們不知道這樣子會對台灣牙醫界有所戕害。

想到外籍女傭的問題，牙醫老闆們對雇員的要求是否只是業績掛帥，待遇完全取決於「他能替我賺多少錢？」而不顧他的福利與生活，進修與否更不在考慮之內。診所有年輕人代勞，使老闆們有時間一大到晚在外面參加各種高級社團或玩股票；「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被資本主義化的扭曲後，其結果是相當令人憂心的。當年輕醫師不甘被役，或要求較高待遇，或要求更好的學習環境而人才難留時，老闆們是否因此銀牙一咬，引進菲籍牙醫以「應付目前窘境」，一方面這些外籍醫師的待遇雖不如本地醫師，但比起他們故鄉已經好多了；一方面因為有他們代勞，老闆們可有較多的時間從事社會服務或增加親子活動時間。年輕牙醫師們有朝一日「豬羊變色」搖身一變，勞方變資方（在牙醫界這並不難），媳婦熬成婆，是否承續這種「惡性循環」呢？或者決心從我開始改變目前工作環境？這些菲籍牙醫引進的管道又是什麼呢？

我們無心挑起任何勞資對立的局面，相反的，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是早已存在的，希望能激起一些回響與反應，集思廣益地設計一些更和諧的牙醫勞資關係，更希望菲籍牙醫的進用只是短期內的怪現象。

作者／臺北醫學院牙醫學士／臺北縣立三重醫院牙科主治醫師／牙橋雜誌編輯顧問